四庫全書

史部

北齊書卷二十考證

北齊書卷二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三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繪

高乾字乾邕渤海蓨人也父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為州里所宗敬孝昌末葛榮作亂於燕趙朝廷以翼山東

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至郡未幾賊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濟之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為刺史加鎮東將軍樂城縣侯及尒朱兆弑莊帝翼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憤怨破家報國在此時也尒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則多害汝等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也事未輯而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録尚書事冀定瀛相殷幽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乾性明悟俊偉有知略美

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數犯公法長而修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魏領軍元乂權重當世以意氣相得接乾甚厚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領直後轉太尉士曹司徒中兵遷員外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介朱榮入洛乾東奔於翼莊帝立遥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乾兄弟本有從横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反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屢敗齊州士馬莊帝尋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

朝廷以乾為給事黃門侍郎尒朱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娛榮死乾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時尒朱徒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為金紫光祿大夫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閭為表裏形援乾垂涕奉詔弟昂拔劔起舞請以死自効俄而尒朱兆入洛尋遣其監軍孫白鷂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普徵民馬欲待乾兄弟送馬因收之乾既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鷂忽至知將見圖乃先機定策潛勒

壯士襲據州城傳檄州郡殺白鷂執刺史元仲宗推封隆之權行州事為莊帝舉哀三軍縞素乾昇壇誓衆辭氣激揚涕淚交下將士莫不哀憤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共為影響俄而靈助被殺屬高祖出山東揚聲來討衆情莫不惶懼乾謂其徒曰吾聞高晋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尒朱無道殺主虐民正是英雄効義之會也今日之來必有深計吾當輕馬奉迎密參意旨諸君但勿憂懼聽我一行乾乃將十數騎於關口迎

謁乾既曉達時機閑習世事言辭慷慨雅合深旨高祖大加賞重仍同帳寢宿時高祖雖內有遠圖而外跡未見尒朱羽生為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偽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乾侍中司空先是信都草剏軍國權輿乾遭喪不得終制及武帝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邑一千戶乾

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内侍朝廷罕所關知居常快快武帝將貳於高祖望乾爲巳用會於華林園讌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効相與雖則君臣實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世奉朝廷遇荷殊寵以身許國何敢有貳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武帝便有異圖遂不固辭而不啓高祖及武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勲賢而招集羣豎數遣元士弼王思

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為荆州刺史外示疎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糞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高祖高祖名乾詣幷州面論時事乾因勸高祖宜受魏禪高祖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令啓司空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高祖屢啓詔書竟不施行乾以頻請不遂知變難將起密啓高祖求為徐州乃除使持節都督三徐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指期將發而帝知乾泄漏前事乃詔高祖云

曾與乾邕私有盟約今復反覆兩端高祖便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送武帝帝名乾邕示之禁於門下省對高祖使人責乾前後之失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旣立異圖而乃云臣反覆以匹夫加諸罪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復何逃命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古然也若死而有知庶無負莊帝遂賜死時年三十七乾臨死神色不變見者莫不歎惜焉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乾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兄

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旣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高祖討斛斯椿等次盟津謂乾弟昂曰若早用司空之策豈有今日之舉也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幽齊徐青光兖十州軍事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長子繼叔襲祖洛城縣侯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愼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為父所愛魏中興初除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太昌初遷光州刺史加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人自隨慎為政嚴酷又縱左右吏民苦之兄乾死密棄州將歸高祖武帝勑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高祖以為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時咸畏憚之自義旗之後安州民恃其邊險不賓王化尋以慎為行臺僕射率衆討平之天平末拜侍中加開府元象初出為兖州刺史尋徵為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世宗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

暹妹為愼所棄暹時為世宗委任愼謂其搆已性既狷急積懐憤恨因是罕有糺劾多所縱舍高祖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為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愼先入關周文帝率衆東出高祖破之於邙山愼妻子將西度於路盡禽之高祖以其勲家啓愼一房配沒而已

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時便有壯氣長而俶儻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毎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

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與兄乾數為刧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劒客家資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迕父翼常謂人曰此兒不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為州豪也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旣而奉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邑五百戶乾解官歸與昂俱在鄉里陰養壯士尒朱榮聞而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送於晉陽永安末榮入洛以昂自隨禁於駝牛署旣而榮死魏莊帝卽引見勞勉之時尒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

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横戈志凌勍敵乃與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閤將軍賜帛千匹昂以寇難尚繁非一夫所濟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郎常侍加平北將軍所在義勇競來投赴尋值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尒朱羽生潛軍來襲奄至城下昂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定後廢帝立除使持節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為大都督率衆從

高祖破尒朱兆於廣阿及平鄴別率所部領黎陽又隨
高祖討尒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
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
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
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鬬不減鮮卑今若雜
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
配高祖然之及戰高祖不利軍小却兆等方乘之高嶽
韓匈奴等以五百騎衝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

與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横擊兆軍兆衆由是大敗是日微昂等高祖幾殆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為侯邑七百戸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歸於高祖及斛斯椿釁起高祖南討令昂為前驅武帝西遁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於崤陜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仍討三荆諸州不附者竝平之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於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時高祖方有事關隴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山道

峻隘已為寇所守險昂轉鬬而進莫有當其鋒者遂攻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幷將帥數十人會竇泰失利名昂班師時昂為流矢所中創甚顧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恨矣所可歎息者不見季式作刺史耳高祖聞之即馳驛啓季式為濟州刺史昂還復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治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北豫州與昂小有忿爭昂怒鳴鼓會兵而攻之侯景與兾州刺史万俟受洛干救解乃

止其俠氣凌物如此于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昂嘗詣相府掌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高祖知而不責元象元年進封京兆郡公邑一千戸與侯景等同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率衆救之戰於邙陰昂所部失利左右分散單馬東出欲趣河陽南城門閉不得入遂為西軍所害時年四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尚書事

冀州刺史諡忠武子突騎嗣早卒世宗復名昂諸子親
簡其第三子道豁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道豁襲武
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於
黄州刺史

季式字子通乾第四弟也亦有膽氣中興初拜鎮遠將
軍正員郎遷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尋加散騎常侍領
主衣都統太昌初除尚食典御天平中出為濟州刺史
山東舊賊劉盤陁史明曜等攻刼道路剽掠村邑齊兖

青徐四州患之歷政不能討季式至皆破滅之尋有濮陽民杜靈椿等攻城剽野聚衆將萬人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陽平路叔文徒黨緒顯等立營柵為亂季式討平之又有羣賊破南河郡季式遣兵臨之應時斬戮自兹以後遠近清晏季式凡弟貴盛竝有勲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備故凡追督賊盗多致剋捷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内既不奉命又不侵境而有何急遣私軍遠戰萬一失脫豈

不招罪季式曰君言何不忠之甚也我與國義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未備之間破之必矣兵尚神速何得後機若以獲罪吾亦無恨元象中西寇大至高祖親率三軍以禦之陣於邙北師徒大敗河中流尸相繼敗兵首尾不絶人情騷動謂世事艱難所親部曲請季式曰今日形勢大事去矣可將腹心二百騎奔梁既得避禍不失富貴何為坐受死也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

天下一旦傾危亡去不義若社稷顛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區區偷生苟活是役也司徒殁焉入為散騎常侍與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戍高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得書驚懼即狼狽奔告高祖高祖嘉其至誠待之如舊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時世宗先為此任啟以迴授為都督從清河公岳破蕭明於寒山敗侯景於渦陽還除衛尉卿復為都督從清河公攻王思政於頴川拔之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

乘氏縣子仍為都督隨司徒潘樂征討江淮之間為私
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而赦之四年夏
發疽卒年三十八贈侍中使持節都督滄冀州諸軍事
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季式豪率好酒又
恃舉家勲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欵
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
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黄門
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壻勢盛當

時因退食暇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籥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黄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黄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為我痛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

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
難兩宿莫知所在内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
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幷令朝
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其被優遇如此翼長
兄子永樂次兄子延伯竝和厚有長者稱俱從翼舉義
永樂官至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出為博陵
太守以民事不濟自殺贈使持節督滄冀二州諸軍事
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子長命本自賤出年二十餘始被

收舉猛暴好殺然亦果於戰鬬初於大夏門拒介朱世隆以功累遷左光禄大夫高祖遥授長命雍州刺史封沮陽鄉男一百户尋進封鄢陵縣伯增二百户武定中隨儀同劉豐討侯景為景所殺贈冀州刺史延伯歷中散大夫安州刺史封萬年縣男邑二百户天保初加征西將軍進爵為子卒贈太府少卿自昂初以豪俠立名為之羽翼者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狄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李希光劉叔宗劉孟

和並仕宦顯達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也孟和少好弓馬率性豪俠幽州刺史劉靈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衆附昂兄弟昂遥應之及靈助敗昂乃據冀州孟和為其致力會高祖起義冀州以孟和為都督中興初拜通直常侍二年除安東將軍尋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禄以建義勲賜爵長廣縣伯天平中衛將軍上黨内史罷郡除大丞相司馬武定元年坐事死叔宗字元纂樂陵平昌人和謹頗有學業舉秀才稍遷滄州治中永安中加鎮

遠將軍諫議大夫兄海寶少輕俠然為州里所愛昂之起義也海寶率鄉閭襲滄海以應昂昂以海寶權行滄州事前范陽太守刁整心附介朱遣弟子安壽襲殺海寶叔宗仍歸於昂中興初高祖除前將軍廷尉少卿太昌初加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二年卒贈使持節儀同定州刺史老字安德鬲人家世寒微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少麤獷無賴結輕險之徒共為賊盜鄉里患之魏末兵起遂與昂為部曲義

旗建仍從征討以軍功除殿中將軍累遷平遠將軍除
魯陽太守後除南益州刺史領宜陽太守賜爵長樂子
老頻為二郡出入數年境接羣蠻又隣西敵至於攻城
野戰率先士卒屢以少制衆西人憚之顯祖受禪别封
陽平縣伯遷南兖州刺史後與蕭軌等渡江戰没希光
渤海蓨人也父紹魏長廣太守希光隨高乾起義信都
中興初除安南將軍安德郡守後為世祖開府長史武
定末從高嶽平潁川封義寧縣開國侯歷潁梁南兖三

州刺史天保中揚州刺史與蕭軌等渡江戰沒贈開府儀同三司西兖州刺史子子令尚書外兵郎中武平末通直常侍隋開皇中卒於易州刺史希光族弟子貢以與義旗之功官至吏部郎後為兖州刺史坐貪暴為世宗所殺顯祖責陳武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伐之以七年三月渡江襲尅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為軍司蕭軌與希光並為都督軍中抗禮不相服御競說謀略動必乖

張頻軍丹陽城下值霖雨五十餘日及戰兵器竝不堪施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士卒得還者十二三所沒器械軍資不可勝紀蕭軌王敬寶事行史闕其傳裴英起河東人其先晉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壽陽縣祖彥先隨薛安都入魏官至趙郡守父約渤海相英起聰慧滑稽好劇談不拘儀檢仕魏至定州長史世宗引為行臺左丞天保中都官尚書兼侍中戰沒贈開府尚書左僕射封隆之字祖裔小名皮渤海之蓨人也父回魏司空隆

之性寛和有度量弱冠州郡主簿起家奉朝請領直後汝南王悦開府為中兵參軍初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方自號大乘衆五萬餘遣大都督元遥及隆之擒獲法慶賜爵武城子俄兼司徒主簿河南尹丞時青齊二州士民反叛隆之奉使慰諭咸即降款永安中除撫軍府長史介朱兆等屯據晉陽魏朝以河内要衝除隆之龍驤將軍河内太守尋加持節後將軍假平北將軍當郡都督未及到郡屬介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

遇害常懷報雪因此遂持節東歸圖為義舉時高乾告
隆之曰尒朱暴逆禍加至尊弟與兄竝荷先帝殊常之
眷豈可不出身為主以報讎恥乎隆之對曰國恥家怨
痛入骨髓乘機而動今實其時遂與乾等定計夜襲州
城尅之乾等以隆之素為鄉里所信乃推為刺史隆之
盡心慰撫人情感悅尋高祖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
繪奉迎於滏口高祖甚嘉之既至信都集諸州郡督將
僚吏等議曰逆胡尒朱兆窮凶極虐天地之所不容人

神之所捐棄今所在蜂起此天亡之時也欲與諸君剪除凶羯其計安在隆之對曰爾朱暴虐天亡斯至神怒民怨衆叛親離雖握重兵其彊易弱而大王乃心王室首唱義旗天下之人孰不歸仰願大王勿疑中興初拜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尒朱兆等軍於廣阿十月高祖與戰大破之乃遣隆之持節為北道大使高祖將擊尒朱兆等於韓陵留隆之鎮鄴城尒朱兆等走以隆之行冀州事仍領降俘三萬餘人分置諸州尋徵為侍中時

高祖自洛還師於鄴隆之將赴都因過謁見啓高祖曰
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介朱中復乖阻及討仲
遠又與之同猜忍之人志欲無限又叱列延慶侯念賢
皆在京師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搆禍隙高祖經宿乃謂
隆之曰侍中昨言實是深慮尋封安德郡公邑二千户
進位儀同三司于時朝議以介朱榮佐命前朝宜配食
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為人臣親行殺逆安有害人之
母與子對饗考古詢今未見其義從之詔隆之衆議麟

趾闕以定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為斛斯椿等搆之於魏帝逃歸鄉里高祖知其被誣名赴晉陽魏帝尋以本官徵之隆之固辭不赴仍以隆之行并州刺史魏清河王亶為大司馬長史天平初復入為侍中預遷都之議魏靜帝詔為侍講除吏部尚書加侍中以本官行冀州事陽平民路絺遵聚衆反自號行臺破定州博陵郡虜太守高永樂南侵冀州隆之令

所部長樂太守高景等擊破之生擒紹遵送於晉陽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尋加開府時初名募勇果都督孛八高法雄封子元等不願遠戍聚衆為亂隆之率州軍破平之興和元年復徵為侍中隆之素得鄉里人情頻為本州留心撫字吏民追思立碑頌德轉行梁州事又行濟州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為内應輕薄之徒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密書與隆

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為恩旨既行理無追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殊大乃啓高祖事遂得停隆之自義旗始建首叅經略奇謀妙算密以啓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復以本官行濟州事轉齊州刺史武定三年卒官年六十一詔遣主書監神貴就弔賻物五百叚贈使持節都督滄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司徒公高祖以隆之勲舊追榮未盡復啓

贈使持節都督冀瀛滄齊濟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保餘如故謚曰宣懿高祖後至冀州境次於交津追憶隆之顧謂冀州行事司馬子如曰封公積德履仁體通性達自出納軍國垂二十年契闊艱虞始終如一以其忠信可憑方以後事託之何期報善無徵奄從物化言念忠賢良可痛惜為之流涕令參軍宋仲羡以太牢就祭焉長子早亡第二子子繪嗣

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祕書郎中尒

朱兆之害魏莊帝也與父隆之舉義信都奉使詣高祖
至信都名署開府主簿仍典書記中興元年轉大丞相
主簿加伏波將軍從高祖征尒朱兆及平中山軍還除
通直常侍左將軍領中書舍人母憂解職尋復本任太
昌中從高祖定并汾肆數州平尒朱兆及山胡等加征
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武帝末斛斯椿等侫倖用事
父隆之以猜忌懼難潛歸鄉里子繪亦棄官俱還孝靜
初兼給事黄門侍郎與太常卿李元忠等竝持節出使

觀省風俗問人疾苦還赴晉陽從高祖征夏州二年除衛將軍平陽太守尋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啓高祖請於舊徑東谷别開一路高祖從之仍令子繪領汾晉二州夫修治旬日而就高祖親撫六軍路經新道嘉其省便賜穀二百斛後大軍討復東雍平紫壁及喬山紫谷絳蜀等子繪恒以太守前驅慰勞徵兵運糧軍士無乏興和初自郡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武定元年高

仲密以武牢西叛周文帝擁衆東侵高祖於邙山破之乘勝長驅遂至潼關或諫不可窮兵極武者高祖總命羣僚議其進止子繪言曰賊帥才非人雄偷竊名號遂敢驅率亡叛送死伊瀍天道禍淫一朝瓦解雖僅以身免而魂膽俱喪混一車書正在今日天與不取反得其咎時難遇而易失昔魏祖之平漢中不乘勝而取巴蜀失在遲疑悔無及已伏願大王不以為疑高祖深然之但以時既盛暑方為後圖遂命班師三年父喪去職四

年高祖西討起為大都督領冀州兵赴鄴從高祖自滏口西趣晉州會大軍於玉壁復以子繪為大行臺吏部郎中及高祖病篤師還晉陽引入内室面受密旨銜命山東安撫州郡高祖崩祕未發喪世宗以子繪為渤海太守令馳驛赴任世宗親執其手曰誠知此郡未允勲望但時事未安須卿鎮撫且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善加經略綏靜海隅不勞學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後進秩一等加驃騎將軍天保二年除太

尉長史三年頻以本官再行南青州事四年坐事免六年行南兖州事尋除持節海州刺史不行七年改授合州刺史到州未幾值蕭軌裴英起等江東敗没行臺司馬恭發歴陽徑還壽春疆埸大駭兼在州器械隨軍略盡城隍樓雉虧壞者多子繪乃修造城隍樓雉繕治軍器守禦所須畢備人情漸安尋勑於州營造船艦子繪為大使總監之陳武帝曾遣其護軍將軍徐度等率輕舟從栅口歴東關入巢湖徑襲合肥規燒船舫以夜一

更潛寇城下子繪率將士格戰陳人奔退九年轉鄭州刺史子繪曉達政事長於綏撫歷宰州郡所在安之徵為司徒左長史行魏尹事乾明初轉大司農尋正除魏尹皇建中加驃騎大將軍大寧二年遷都官尚書高歸彥作逆名子繪入見昭陽殿帝親詔子繪曰冀州密邇京甸歸彥敢肆凶悖已勑大司馬平原王段孝先總勒重兵乘機電發司空東安王婁叡督率諸軍絡繹繼進卿世載名德恩洽彼州故遣參贊軍事隨便慰撫宜善

加謀畧以稱所寄即以其日馳傳赴軍子繪祖父世為本州百姓素所歸附既至巡城諭以禍福民吏降款日夜相繼賊中動静小大必知賊平仍勅子繪權行州事尋徵還勅與羣官議定律令加儀同三司後突厥入逼晉陽詔子繪行懷州事乘驛之任還為七兵尚書轉祠部尚書河清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世祖深歎惜之贈使持節瀛冀二州軍事冀州刺史開府儀同尚書右僕射謚曰簡子寶蓋嗣武平末通直常侍子繪弟子繡武平

中渤海太守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略淮南子繡城陷被送揚州齊亡後逃歸隋開皇初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貌儒雅而俠氣難忤司空婁定遠子繡兄之壻也為瀛州刺史子繡在渤海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譙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大怒鳴鼓集衆將攻之俄頃兵至數千馬將千匹定遠免冠拜謝久乃釋之隆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起家員外郎中興初除中堅將軍高祖以為大行臺左光祿大夫封郟城縣子行渤海

郡事以都督從婁昭討樊子鵠事平除青州刺史延之
好財利在州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高祖沙苑失利還
延之棄州北走高祖大怒同罪人皆死以隆之故獨得
免興和二年卒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冀殷瀛三州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冀州刺史謚曰
文恭子孝纂嗣隆之弟子孝琬字子脩父祖曹魏冀州
平北府長史以隆之佐命之功贈雍州刺史殿中尚書
孝琬七歲而孤獨為隆之所鞠養慈愛甚篤年十六本

州辟主簿魏永熙二年隆之啓以父爵富城子授馬三年釋褐開府參軍事天平中輕車將軍司徒主簿武定中爲顯祖開府主簿遷從事中郎將領東宮洗馬天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帝聞而歎惜焉贈左將軍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卲七兵尚書王昕竝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修飾學尚有風儀年十六辟州主

簿釋褐秘書郎天保元年為太子舍人出入東宫甚有令望丁母憂解任除晉州法曹參軍尋徵還復除太子舍人乾明初為中書舍人皇建初司空掾秘書丞散騎常侍為聘陳使主巳發道途遙授中書侍郎還坐事除名天統三年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竝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

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懷奏南陽王綽專恣士
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别行
戲話時孝琰女為范陽王妃為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
馬鞭百餘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致於死還
京在集書省上下從是沉廢士開死後為通直散騎常
侍後與周朝通好趙彦深奏之詔以為聘周使副祖珽
輔政又奏令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
流自立善於談謔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嘗謂

祖珽云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左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獻者為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為沙門統後主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有僧尼以他事訴競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納貨賄致於極法因搜索其家大獲珍異悉以沒官由是正授左丞仍令奏門下事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恩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

鄗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時年五十一子開府行
參軍君確君靜等二人從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
南安之敗君確二人皆坐死
史臣曰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臂而起河朔將
致勤王之舉以雪莊帝之讎不亦壯哉旣剋本藩成其
讓德畀夫韓馥懾袁紹之威然力謝時雄才非命世是
以奉迎麾旆用叶本圖高祖因之遂成霸業重以昂之
膽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

門而已但以非穎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於此予繪才幹可稱克荷堂構弈世載德斯為美焉

贊曰列烈文昭雄圖斯契灼灼忠武英資冠世門下之醕進退惟谷黃河之濱蹈義亡身封公矯矯共濟時屯比承明德暉光日新

北齊書卷二十一

北齊書卷二十一考證

高乾傳尋遣其監軍孫白鷄百餘騎至冀州○北史作白鷄

高乾弟季式歴政不能討○政字疑鎮字之譌

劉長狄○北史作長秋

金紫光禄○按光禄下應有大夫二字

魏清河王亶為大司馬長史○為字衍

北齊書卷二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齊書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　培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薛登瀛

北齊書卷二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李元忠趙郡柏人人也曾祖靈魏定州刺史鉅鹿公祖

恢鎮西將軍父顯甫安州刺史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士曹參軍遷太尉復啓為長流參軍懌後為太傅尋被詔為營構明堂大都督又引為主簿元忠粗覽史書及陰陽數術解鼓箏兼好射彈有巧思遭母憂去任未幾相州刺史安樂王鑒請為府司馬元忠以艱憂固辭不就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為救療家素富實其家人在

鄉多有舉貸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魏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捨避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家潛圖義舉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備陳誠款深見嘉納時刺史介朱羽生阻

兵據州元忠先聚衆於西仍與大軍相合擒斬羽生即令行殷州事中興初除中軍將軍衛尉卿二年轉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尋加征南將軍武帝將納后即高祖之長女也詔元忠與尚書令元羅致娉於晉陽高祖每於宴席論敘舊事因撫掌欣笑云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答曰建義處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

不去因捋高祖鬚而大笑高祖亦悉其雅意深相嘉重後高祖奉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被傷當時殞絶乆而方蘇高祖親自撫視其年封晉陽縣伯邑五百戸後以微譴失官時朝廷離貳義旗多見猜阻斛斯椿等以元忠淡於榮利又不以世事經懐故不在嫌嫉之地尋兼中書令天平初復為太常後加驃騎將軍四年除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振貸俟秋徴収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

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虚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振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興和末拜侍中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懐唯以聲酒自娱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内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敖遊里閈遇會飲酌蕭然自得常布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武定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不拜乃除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
其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
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己故也
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
深佩戴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
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
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
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三年

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其年卒於位年六十詔贈縑布五百匹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光照先人終致貴達矣子搔嗣搔字德況少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奕之屬多所通解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起家司徒行參軍累遷河內太守百姓安之入為尚書儀曹郎天保八年卒元忠族弟密字希

邕平棘人也祖伯膺魏東郡太守贈幽州刺史父渙治
書侍御史河內太守贈青州刺史密少有節操屬介朱
兆弒逆乃陰結豪右與渤海高昂為報復之計屬高祖
出山東密以兵從舉義遙授并州刺史封容城縣侯邑
四百戶介朱兆至廣阿高祖令密募殷定二州兵五千
人鎮黃沙井陘二道及兆韓陵敗還晉陽隨軍平兆高
祖乃以薛循義行并州事授密建州刺史又除襄州刺
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

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侯景外叛誘密執之授以官爵景敗歸朝朝廷以密從景非元心不之罪也天保初以舊功授散騎常侍復本爵縣侯卒贈殿中尚書濟州刺史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魏末行護軍司馬武邑太守天保初司空長史太寧武平中清河廣平二郡守銀青光祿大夫齊亡後卒子道謙武平中侍御史道謙弟道貞南青州

司馬為逆賊邢杲所殺贈北徐州刺史元忠宗人愍字
魔憐形貌魁傑見異於時少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
郡唯招致姦俠以為徒侶孝昌之末天下兵起愍潛居
林慮山觀候時變賊帥鮮于脩禮毛普賢作亂詔遣大
都督長孫稚討之稚素聞愍名召兼帳內統軍軍達呼
陁賊來逆戰稚軍為賊所敗愍遂歸家安樂王元鑒為
北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盛彊未得前遣使徵愍表授
武騎常侍假節別將鎮鄴城東郭蔦榮之圍信都餘黨

南抄陽平以北皆為賊有鑒命慤為前驅别討之頗有斬獲及鑒謀逆慤乃詐患暴風鑒信之因此得免未幾大都督源子邕屯安陽大都督裴衍屯鄴城西討鑒慤棄家口奔子邕仍被徵赴洛除奉車都尉持節鎮汴河汴河在鄴之西北重山之中并相二州交境以葛榮南逼故用慤鎮之榮遣其叔樂陵王葛萇率精騎一萬擊慤慤據險拒戰萇不得前尒朱榮至東關慤乃見榮榮欲分賊勢遣慤别道向襄國襲賊署廣州刺史田怙軍

悆未至襄國已擒葛榮即表授悆建忠將軍分廣平易陽襄國南趙郡之中丘三縣為易陽郡以悆為太守賜爵襄國侯永安末假平北將軍持節當郡大都督遷樂平太守未之郡洛京傾覆悆率所部西保石門山潛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及高昻兄弟安州刺史盧曹等同契義舉助敗悆遂入石門高祖建義以書招悆悆奉書擁衆數千人以赴高祖高祖親迎之除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兼尚書西南道行臺當州

都督令懸率本衆西還舊鎮高祖親送之懸至鄉據馬鞍山依險為壘徵糧集兵以為聲勢尒朱兆出井陘高祖破兆於廣阿懸統其本衆屯故城以備尒朱兆相州既平命懸還鄴除西南道行臺都官尚書復屯故城尒朱兆等將至高祖徵懸參守鄴城太昌初除太府卿後出為南荆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來舊路斷絶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懸勒部曲數千人徑向懸瓠從北陽復舊道且戰且前三百餘里所經之

處即立郵亭蠻左大服梁遣其南司州刺史任思祖隨郡太守桓和等率馬步三萬兼發邊蠻圍逼下溠戍愍躬自討擊破之詔加車騎將軍愍於州内開立陂渠溉稻千餘頃公私頼之轉行東荆州仍除驃騎將軍東荆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加散騎常侍天平二年卒贈使持節定殷二州軍事儀同定州刺史元忠族叔景遺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聚亡命共為劫盜鄉里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鉅鹿太守無為以贓罪為御史糾劾禁於州獄

景遣率左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劫無為而出之州軍追討竟不能制由是以俠聞及高祖舉義於信都景遣赴於軍門高祖素聞其名接之甚厚命與元忠舉兵於西山仍與大軍俱會擒刺史尒朱羽生以功除龍驤將軍昌平縣公邑八百戶尒朱兆來伐又力戰有功除使持節大都督左將軍太昌初進爵昌平郡公增邑三百戶加車騎將軍天平初出為潁州刺史未幾為前潁川太守元洪威所襲殺贈侍中殷滄二州軍事大

將軍開府殷州刺史子伽林襲

盧文偉字休族范陽涿人也為北州冠族父敞出後伯假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篤於交遊少為鄉閭所敬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按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民賴其利修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旣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孝昌中詔兼尚書郎中時行臺常景啓留為行臺郎中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

城時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為鄉里所歸尋為杜洛周所虜洛周敗復入葛榮榮敗歸家時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樓相抗乃以文偉行范陽郡事防守二年與士卒同勞苦分散家財拯救貧乏莫不人人感說尒朱榮遣將侯深討樓平之文偉以功封大夏縣男邑二百戶除范陽太守深乃留鎮范陽及榮誅文偉知深難信乃誘之出獵閉門拒之深失據遂赴中山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

文偉行事自率兵赴定州為尒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棄州走還本郡仍與高乾邕兄弟共相影響屬高祖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啓陳誠高祖嘉納之中興初除安東將軍安州刺史時安州未賔仍居帥府行幽州事加鎮軍正刺史時安州刺史盧曹亦從靈助舉兵助敗因據幽州降尒朱兆兆仍以為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州即於郡所為州治太昌初遷安州刺史累加散騎常侍天平末高祖以文偉行東雍州事轉行青州事

文偉性輕財愛賔客善於撫接好行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雖有受納吏民不甚苦之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絶興和三年卒於州年六十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殷三州軍事司徒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孝威子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州辟主簿李崇北征以為開府墨曹參軍自文偉據范陽屢經寇難恭道常助父防守七兵尚書郭秀素與恭道交欵及任事每稱薦之高祖亦聞其名天平初特除龍

驤將軍范陽太守在郡有德惠先文偉卒贈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軍事幽州刺史度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章華靡為後生之俊舉秀才入京李祖勳嘗宴文士顯祖使小黄門敕祖勳曰茹茹既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賔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大夏初成應聲答曰且

得鸞雀相賀天保末以職出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欝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略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崗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卲曾戲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卲甚重其敏贍既有口

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栁齊列蓋謂彦師仁惠與文宗那延也邢卲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沖天者剪其翅翮旣諸謗毁日至素論皆薄其為人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氷稜文舉後頗折節歴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官有文集十卷皆致遺逸甞為趙郡王妃鄭氏製挽歌詞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内伉儷盡

裛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豔桃花水秋度桂枝
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床空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
頗有慕尚以守范陽勲出身員外散騎侍郎文偉遣奉
啓詣高祖中興初加平西將軍光禄大夫元象初行臺
薛琡表行平州事徵赴霸府興和中行汾州事懷道家
預義舉高祖親待之出為烏蘇鎮城都督卒官懷道弟
宗道性麤率重任俠歴尚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後行南
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

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陂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疎失宗道遂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文偉族人勇字季禮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從兄景裕俱在學其叔同稱之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興吾門在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邠以勇爲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作亂又以勇爲燕王義

旗之起也盧文偉名之不應介朱滅後乃赴晉陽高祖署勇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鄉租輸皆令載實違者治罪令勇典其事琅邪公主虛僦千餘車勇繩劾之公主訴於太祖而勇守法不屈太祖謂郭秀曰盧勇懍懍有不可犯之色真公直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直納租而已遷汝北太守行陜州事轉行洛州事元象元年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籠一匹馬至

大隗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驅馬三百匹通夜而還廣州守將駱超以城降高祖令勇行廣州事以功授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宜陽叛民韓木蘭陳忻等常為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高祖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唯安枕高卧無西南之慮矣但依朝廷所委表啓宜停卿之妻子任在州住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武定二年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

匹繕造甲仗六車遺啓晝獻之朝廷賻物之外别賜布絹四千匹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貞侯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魏中書侍郎父紹宗殷州别駕義深學涉經史有當世才用解褐濟州征東府功曹參軍累加龍驤將軍義旗初歸高祖於信都以為大行臺郎中中興初除平南將軍鴻臚少卿義深見尒朱兆兵盛遂叛高祖奔之兆平高祖恕其罪以為大丞相府記室參軍累遷左光祿大夫相府司馬所經稱職轉

并州長史時刺史可朱渾道元不親細務民事多委義深甚濟機速復為大丞相司馬武定中除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天保初行鄭州事轉行梁州事尋除散騎常侍為陽夏太守叚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送梁州窮治未竟三年遇疾卒於禁所年五十七子騊駼有才辯尚書郎鄴縣令武平初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為陳人所稱後為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等同陷周末逃歸開皇初永安太守卒於絳州刺史子正藻明敏有

才幹武平末儀同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以父騊駼沒陳正藻便謝病解職憂思毀瘠居處飲食若在喪之禮人士稱之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盩厔縣令卒於宜州長史騊駼弟文師中書舍人齊郡太守義深兄弟七人多有學尚第二弟同軌以儒學知名第六弟稚廉别有傳義深族弟神威曾祖融魏中書侍郎神威幼有風裁傳其家業禮學粗通義訓又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魏武之末尚書左丞天保初卒贈信州刺

史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聞教義人倫之譽未以縱横許之屬莊帝幽崩羣胡矯擅士之有志力者皆望勤王之師及高祖東轅事與心會一遇雄姿遂瀝肝膽以石投水豈徒然哉既享功名終知止足進退之道有可觀焉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閒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為佐命之一詢祖詞情豔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京華人士莫不畏其舌端任

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

贊曰晉陽大夏抱質懷文蹈仁履義感會風雲盧嬰貨殖李懋囂氛始終之操清濁斯分義深參贊有謝忠勤

北齊書卷二十二

北齊書卷二十二考證

李元忠傳殺五羊以食之○北史羊作牛

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北史作曾貢文裹玉蒲萄一盤

及高昇兄弟○昇疑昂之訛

北齊書卷二十二考證

北齊書卷二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㥄子瞻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父伯成魏中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汎覽羣書誦左氏傳周易機警有識

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歴定州長流參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柏以為槨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後為司空司徒二府記室參軍轉夏州平北府長史入為司徒掾出除本郡太守並有當官之能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本郡都督率衆討茹茹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逺昔時初

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
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户役同廝養官婚班
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
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静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
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户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舊
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
崇以奏聞事寢不報軍還除冠軍將軍轉司徒右長史
假節行豫州事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寳寅討

破宛州俘其民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界於彊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成背叛今當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奈何將充僕隷乎盡以歸其父兄部内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岐境屬秦隴反叛蕭寶寅敗於涇州髙平虜賊逼岐州州城民逼囚蘭根降賊寶寅至雍州收輯散亡兵威復振城民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軍

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尋入拜光禄大夫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兖四州安撫并置郡縣河間邢杲反於青兖之間杲蘭根之甥也復詔蘭根銜命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除太府卿辭不拜轉安東將軍中書令莊帝之將誅介朱榮也蘭根聞其計遂密告介朱世隆榮死蘭根恐莊帝知之憂懼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托附之求得在外立功道習為啓聞乃以蘭根為河北行臺定州

卒募鄉曲欲防井陘時介朱榮將侯深自范陽趣中山蘭根與戰大敗走依渤海高乾屬乾兄弟舉義因在中山高祖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加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及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京師時廢立未決令蘭根觀察魏後廢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崔㥄同心固請於高祖言廢帝本是胡賊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為蘭根等構毀深為

時論所非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邑七百戶啓授兄子同達蘭根旣預義勲位居端揆至是始叙復岐州勲封永興縣侯邑千戶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辭僕射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以開府儀同門施行馬歸於本鄉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冀定殷三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公侍中謚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出處之際

多以計數為先是以不為清論所許長子相如秘書郎中以建義勲尋加將軍襲父爵遷安東將軍殷州别駕入為侍御史武定三年卒次子敬仲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既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為祠部郎中卒於章武太守蘭根族弟明朗頗涉經史粗有文性累遷大司馬府法曹參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入洛陽明朗為南道行臺郎中為顥所擒後棄顥逃還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賜爵鉅鹿侯永安

末蘭根為河北行臺引明朗為左丞及蘭根中山之敗俱歸高祖中興初拜撫軍將軍出為安德太守後轉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為顯祖諮議參軍出為平陽太守為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卒明朗從弟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為之懼

而愷情貌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
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
伏聽明詔顯祖謂愔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
為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愔於路
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
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
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更不須多語數
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為邊民悅服大寧中卒於

膠州刺史愷從子彦卿魏大司農季景之子武平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彦卿弟澹學識有詞藻武平初殿中御史遷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舍人著作郎撰後魏書九十二卷甚得史體時稱其善云

崔㥄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贈僕射㥄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為當時所知初為魏世宗挽郎釋褐太學博士永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

祖於信都起義悛歸焉高祖見之甚恱以為諮議參軍尋除給事黄門侍郎遷將軍右光禄大夫高祖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稱普泰王賢明可以為社稷主悛曰若期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中興普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為帝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邑一千四百户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仍領黄門郎悛居門下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為御史糺劾

因逃還鄉里遇赦始出高祖以㥄本預義旗復其黄門

天平初為侍讀監典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

百清河部曲千人㥄性豪慢寵妾馮氏假其威刑恣情

取受風政不立初㥄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

可㥄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勛為之既居樞要又以

盧元明代收為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

㥄備刺史鹵簿而迎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怪儀衛多稽

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㥄

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驩譁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為洪鍾響胷中貯千卷書使人郍得不畏服悛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傅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高祖葬後悛又竊言黄頷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悛言告暹暹啓世宗絶悛朝謁悛要拜道左世宗發怒曰黄

領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鏁㥄赴晉陽而訊之㥄不伏暹引邢子才為證子才執無此言㥄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㥄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為言之於世宗曰崔㥄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㥄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

不弘悛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世宗曰然則奈何元康曰崔悛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悛進謁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黄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戸廻授第九弟約悛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婁太后為博陵王納悛妹為妃勅中使曰好作法用

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悛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出為東兖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悛尋遇偏風而馮氏驕縱受納狼籍為御史所劾與悛俱召詣廷尉尋有別勅斬馮於都市悛以疾卒於獄中年六十一悛歷覽群書兼有辭藻自中興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悛所為然率性豪侈溺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悛素與魏收不協收既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

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憾不釋子瞻嗣
瞻字彥通聰明彊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
發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嶽辟為開府西
閤祭酒崔暹為中尉啓除御史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
高祖入朝還晉陽被召與北海王晞陪從俱為諸子賔
友仍為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世宗崩祕未發喪顯祖
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静帝以人日登雲龍門其
父愷侍宴又勑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邵等曰

此詩何如其父咸云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讌罷共嗟賞之咸云今日之讌併為崔瞻父子天保初兼并省吏部郎中尋丁憂起為司徒屬楊愔欲引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

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子皇建元年
除給事黄門侍郎與趙郡李騤為莫逆之友騤將東還
贍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
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贍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
竟不堪敷奏加征虜將軍除清河邑中正肅宗踐祚皇
太子就傅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勅專在東
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
勅贍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别旨曰雖有

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為後式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瞻詞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此還除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轉尚書吏部郎中因患耳取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瞻舉指舒緩曹務繁劇遂附驛奏聞因而被代瞻遂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武平三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

事大理卿刺史諡曰文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别室獨飡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匕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鵞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悛昆季仲文有學尚魏高陽太守清河内史與和中為

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沒乍出
高祖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既濟勞之曰卿為親
為君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
天保初拜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七年卒年六十子偃武
平中歷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儦學識有才思風調甚
高武平中琅邪王大司馬中兵參軍參定五禮待詔文
林館隋仁壽中卒於通直散騎常侍叔仁魏穎州刺史
子彥武有識用朝歌令隋開皇初魏州刺史子偘魏末

譙通直常侍聘梁使子極武平初太子僕卒於武德郡守子聿魏東莞太守子約司空祭酒悛族叔景鳳字鸞叔悛五世祖逞玄孫也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魏尚藥典御天保中譙州刺史景鳳兄景哲魏太中大夫司徒長史子國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天保初尚藥典御乾明拜高陽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假儀同三司卒於鴻臚卿法峻以武平六年從駕在晉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比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

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悛族子摩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也父士太諫議大夫摩師少時踈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爵樂陵男釋褐開府東閤祭酒轉司空外兵參軍遷大司馬府記室參軍天平初轉通直侍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為土賊崔迦葉等所虜欲逼與同事摩師執節不動諭以禍福賊遂捨之乃巡慰青部而還元象中

數以中舍人接梁使武定中復兼中正員郎送梁使徐州還勅修起居注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副使轉中書舍人天保初參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二年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為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美見重當世並功參霸迹位遇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葢義旗之人物歟魏之要幸附會崔以門地驕很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為累德況未足喻其高下也瞻詞韻温雅風

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贊曰崔魏才望見重霸初名教之跡其猶病諸彥通尚志家風有餘

北齊書卷二十三

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崔㥄傳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北史刺史上有濟州二字

子國字法峻○北史國作冏

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北齊書卷二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六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也少厲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

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頻歷行臺郎以文才著稱崔祖螭反搴預焉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高祖西討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尋除左光祿大夫常

領主簿世宗初欲之鄴總知朝政高祖以其年少未許搴為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世宗但加散騎常侍時又大括燕恒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入其家於是所獲甚衆搴之計也搴學淺而行薄邢卲嘗謂之曰更須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嘗服棘刺丸李諧等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搴飲酒醉甚而卒時年五

十二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覔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謇馬贈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内史終於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康貴贈冀州刺史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縣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軍天平元年修起居注二年遷司徒府記室參軍尤為

府公高昂所信後出為瀛州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歷皆為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為相府功曹參軍内掌機密高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受意旨甚濟速用性又柔謹通解世事高祖嘗怒世宗於内親加毆蹋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為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憚如此高仲密之叛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將殺暹

世宗匿而爲之諫請高祖曰我爲舍其命須與苦手世宗乃出暹而謂元康曰卿若使崔得杖無相見也暹在廷解衣將受罰元康趨入歷階而昇且言曰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高祖從而宥焉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昻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魏尚書僕射范陽盧道虞女爲右衛將軍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沒官高祖啓以賜元康爲妻

元康乃棄故婦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顔
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
不可勝紀放責交易徧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從高祖破
周文帝於邙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為野無青
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歳月已久今
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
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
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

不從以功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通直常侍轉大行臺郎中徙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世宗嗣事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別封昌國縣公邑一千戶侯景反世宗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

事顧公慎之世宗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尅世宗乃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匡輔朝政未有

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頳城將陷顧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世宗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而剋賞元康金百鋌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名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應朝命元康以為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啓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黄門郎但時事未可耳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欲以分元康權也元康既貪貨賄世

宗內漸嫌之元康頗亦自懼又欲用為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先掌廚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祖常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齋叫聲即以加刃於顯祖是日値魏帝初建東宮羣官拜表事罷顯祖出東止車門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於

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季舒逃匿於廁庫直紇奚舍樂扞賊死是時祕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彌綸霸道草昧邵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亡家徇國掃平逋寇廓清荆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隤奄及悼傷

既切宜從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戶舊封並如故謚曰文穆賻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後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温雅有鑒裁武平末假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禮部侍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治元康弟諶官至大鴻臚次季璩鉅鹿太守轉美州别駕平秦王歸彥反季

璩守節不從因而遇害贈衛尉卿趙州刺史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世祖鶩晉散騎常侍因使沒趙遂家焉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畤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際師每奇之同郡甄琛為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為琛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為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於朝丞相高陽

王等多相招命延昌中以軍功起家除廣武將軍恒州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彌長於筆札每為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帶廣陽王驃騎府法曹行參軍行臺度支郎中還除光州曲城令為政清靜務盡仁恕詞訟止息遠近稱之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塗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別車載又令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彌送所部達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彌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劫欲與同

去弼率所領親兵格鬬終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
崔鍾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普泰中吏曹下訪守令
尤異弼已代還東萊太守王昕以弼應訪弼父在鄉為
賊所害弼行喪六年以常調除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
夫領內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為諸御史出使所上文
簿委弼覆察然後施行遷中軍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
軍府司馬未之官儀同竇泰總戎西伐詔弼為泰監軍
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陜州刺史劉貴鏁

送晉陽高祖詰之曰竇中尉此行吾前具有法用乃違吾語自取敗亡爾何由不一言諫爭也弼對曰刀筆小生雅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議所不及高祖益怒賴房謨諫而獲免左遷下灌鎮司馬元象初高祖徵弼為大丞相府法曹行參軍署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尋加鎮南將軍高祖又引弼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弼嘗承閒密勸高祖受魏禪高祖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

炎讀署為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世子在京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有此人方正庶天下皆蒙其利豈獨吾家也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黒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

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内賊却討外寇高祖問内賊是誰弼曰諸勲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冐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

喪魂膽諸勲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
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顙謝曰愚癡
無智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後從髙祖破
西魏於邙山命為露布弼手即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
爵定陽縣男邑二百戸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奉
使詣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
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
性法性為一為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

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諮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寛佛性狹寛狹既別非二如何𢗀又對曰在寛成寛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寛非狹諮問曰既言成寛成狹何得非寛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寛對曰以非寛狹故能成寛狹寛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平陽公淹為并州刺史高祖又命𢗀帶并州驃騎府長史𢗀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

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
高雲臨波命鉤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為工其事在
物既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㫖𡨋動寂
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寔衆流
之江海乃羣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
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既久斐亹如有所見比之前
注微謂異於舊說情發於中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
穿鑿無取於遊刃有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

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内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
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畢遍言
在察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并
序如别詔答云李君遊神冥宥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
極羣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已及物運行可以
資用隆家寧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
儒門馳騁玄肆既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戶列門
張途通徑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

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歷覽
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敕殺青編藏之
延閣又上一本於高祖一本於世宗武定中遷衛尉卿
會梁遣貞陽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
容紹宗率諸軍討之詔弼為軍司攝臺左右臨發世宗
賜胡馬一匹語弼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騎今方
遠別聊以為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為鑒戒者錄一兩
條弼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

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美

世宗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於

寒山別與領軍潘樂攻拔梁潼州仍與岳等撫軍恤民

合境傾賴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説

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祕書監魏收等

並侍法筵勑弼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

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

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遺儀同王思政據潁

州太尉高岳等攻之弼行頻州事攝行臺左丞時大軍在境調輸多費弼均其苦樂公私兼舉大為州民所稱頻州之平也世宗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被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强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世宗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强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强强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衆勝鄙言可以還立世宗曰凡欲持論宜有定指那得

廣包衆理欲以多端自固弼曰大王威德事兼衆美義博故言博非義外施言世宗曰若爾何故周年不下狐來即拔弼曰此蓋天意欲顯大王之功顯祖引為兼長史加衛將軍轉中書令仍長史進爵定陽縣侯增邑通前五百户弼志在匡賛知無不為顯祖將受魏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踐祚之後勑命左右箱入栢閤以預定策之功遷驃騎將軍衛尉卿别封長安縣伯嘗與邢卲扈從東山共

論名理邪以為人死還生恐為虵畫足弼答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恠邪云聖人設教本由勸奬故懼以將來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奬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邪云死之言澌精

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斲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為無者神之在形亦非自矚離朱之明不能覩雖孟軻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

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其斯與形别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髙論執此為無邪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羣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辯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

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别之悲窮轍以遊亦興中途之歎况曰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為鳩鼠變為駕黄母為鱉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復然彼燭弼曰鷹未化為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

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復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
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
如此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為蝎造化不能誰其然也其
後别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
為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
於適衷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踰前後往復再
三邢卲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
為家客告弼謗反收下獄案治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絶

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為
郎中封靜哲所訟事既上聞顯祖發怒遂從弼臨海鎮
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南北響應臨海鎮為賊帥張
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顯祖嘉之勑
行海州事即所從之州在州奏通陵道并韓信故道又
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勑並依行
轉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膠州刺史弼儒雅寬恕尤曉
吏職所在清潔為吏民所懷耽好玄理老而愈篤又注

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弼性質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顯祖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顯祖嘗問弼云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畁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顯祖以為此言譏我高德政居要不能下之乃於衆前面折云黄門在帝左右何得聞善不驚唯好減削抑挫德政深以為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嫁顯祖内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

酒積其愆失遂遣就州斬之時年六十九既而悔之驛追不及長子𣁽第四子光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使持節揚郢二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揚州刺史謚曰文肅𣁽臺卿並有學業臺卿文筆尤工見稱當世𣁽字子美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末年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臺卿字少山歷中書黄門侍郎兼大著作修國史武平末國子祭酒領尚

書左丞周武帝平齊命尚書左僕射陽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隨駕入關𦕈兄弟並不預此名臺卿後雖被徵為其聾疾放歸隋開皇中徵為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事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祿未幾而終

史臣曰孫搴便藩左右處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已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未卷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云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

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為重及難無茍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奇才冠絶夷等弑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為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贊曰彦舉驅馳才高行詖元康忠勇舍生存義卭卭輔

玄思極談天道亡時晦身沒名全

北齊書卷二十四

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孫搴傳會高祖西討登風陵○北史作鳳陵

陳元康傳卒于彭城郡贊治○北史作贊務

杜弼傳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按秦名二字疑誤

雖孟軻覩眸賢愚可察○毛氏本孟軻作蔣濟

黄母為鱉○臣範按鼈疑作黿事見後漢五行志北史

李士謙傳亦有黄母化黿之語化鼈乃宋士宗之母

見晉書五行志

鷹未化爲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臣範此

既字上疑有脫誤

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齊書卷二十五至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　培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臣趙希濬

北齊書卷四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卅七

張募

張亮

張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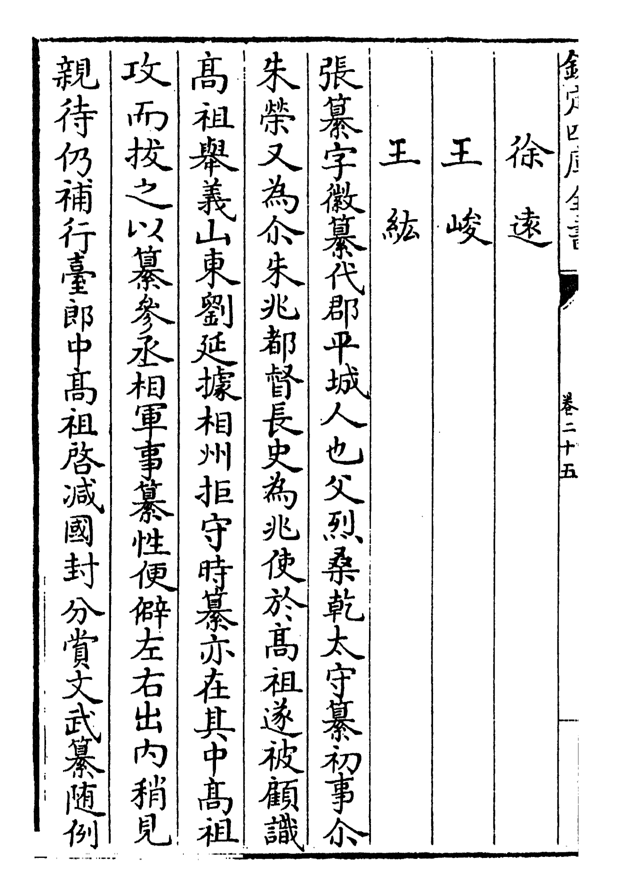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父烈桑乾太守纂初事尒朱榮又為尒朱兆都督長史為兆使於高祖遂被顧識高祖舉義山東劉延據相州拒守時纂亦在其中高祖攻而拔之以纂叅丞相軍事纂性便僻左右出内稍見親待仍補行臺郎中高祖啓減國封分賞文武纂隨例



封壽張伯魏武帝末高祖赴洛以趙郡公琛為行臺守晉陽以纂為右丞轉相府功曹參軍事除右光禄大夫使於茹茹以銜命稱旨歷中外丞相二府從事中郎邙山之役大獲俘虜高祖令纂部送京師魏帝賜絹五百疋封武安縣伯復為高祖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饑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於時纂為别使遇見輙令開門内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聞而善之纂事高祖

二十餘歲傳通教令甚見親賞世宗嗣位侯景作亂頼
川招引西魏以慕為南道行臺與諸將率討之還除瀛
州刺史會世宗入為太子少傅後與平原王段孝先行
臺尚書辛術等攻圍東楚仍抜廣陵涇州數城斬賊帥
東方白額授儀同三司監築長城大使領步騎數千鎮
防北境還遷護軍將軍尋卒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少有幹用初事尒朱兆拜
平遠將軍以功封隰城縣伯邑五百戶髙祖討兆於晉

陽兆奔秀容兆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伯德伏屍而哭高祖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事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為世宗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為臺郎而常在高祖左右遷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大司徒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鏁鏁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鏁向岸火船

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持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亮出為幽州刺史屬侯景叛除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尋加都督揚頴等十一州諸軍事兼行臺殿中尚書轉都督二豫揚頴等八州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頴揚等七城皆下之亮性質直勤力彊濟深為高祖世宗所信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

能廉潔及歷諸州咸有驥貸之聞武定末徵拜侍中汾州大中正天保初授光祿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安定縣男轉中領軍尋卒於位贈司空公

張耀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父鳳晉州長史耀少而貞謹頗曉吏職解褐給事中轉司徒水曹行叅軍義旗建高祖擢為中軍大都督韓軌府長史及軌除瀛兾二州刺史又以耀為軌諮議叅軍後為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罪掛網者百有餘人唯耀以清白獨免

徵為丞相府倉曹顯祖嗣事遷相府掾天保初賜爵都亭鄉男攝倉庫二曹事諸有賜給常使耀典之轉祕書丞遷尚書右丞顯祖曾因近出令耀居守帝夜還耀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乆之催廹甚急耀以夜深真偽難辯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郅君章也乃使耀前開門然後入深嗟賞之賜以錦采出為南青州刺史未之任肅宗輔政累遷祕書監耀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

得禄賜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彦深嘗謂耀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耶耀曰何為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属己温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天統元年世祖臨朝耀奏事遇暴疾仆於御前帝下座臨視呼数聲不應帝泣曰豈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時年六十三詔稱耀忠貞平直温恭廉慎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燕州

刺史謚曰貞簡

趙起字興洛廣平人也父達幽州録事參軍起性沉謹有幹用義旗建高祖以段榮為定州刺史以起為榮典籤除奉車都尉天平中徵為相府騎曹累加中散大夫世宗嗣事出為建州刺史累遷侍中起高祖世頻為相府騎兵二局典知兵馬十有餘年至顯祖即阼之後起罷州還闕雖歷位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内驅使居腹心之寄與二張相亞出為西兗州刺史糺劾禁

止歲餘以無驗獲免河清二年徵還晉陽二年又加祠部尚書開府天統初轉太常卿食瑯邪郡幹二年除滄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武平中卒於官

徐遠字彥遐廣寧石門人也其先出自廣平曾祖定為雲中軍將平朔戍主因家於朔遠少習吏事郡辟功曹未幾與太守率戶赴義旗署防城都督除廮陶縣令高祖以遠閒習書計命為丞相騎兵參軍事常征伐克濟軍務深為高祖所知累歷鉅鹿陳留二郡太守天保初

為御史所劾遇赦免沉廢二年顯祖以遠勲舊將用為領軍府長史累遷東徐州刺史入為太中大夫河清初加衛將軍二年除使持節都督東楚州諸軍事東楚州刺史天統二年授儀同三司衛尉四年加開府右光禄大夫武平初卒遠為治慕寛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冬邑郭大火城民亡産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立長子世榮中書舍人黄門侍郎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畧高祖以為相府墨

曹參軍坐事去官久之顯祖為儀同開府引為城局參軍累遷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為民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室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酋帥而還因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初茹茹主菴

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為之備未幾菴羅辰到頓軍城西峻乃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閭豆拔提等數十人送於京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之遷祕書監廢帝即位除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閒諜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太僕卿及車駕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知後事仍賜食梁郡幹遷侍中除都官

尚書及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普等自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瓠為周人所據復詔峻為南道行臺與婁叡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走仍使慰輯永郢二州四年春還京師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没特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會赦免停廢私門天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侍中四年卒贈司空公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為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有智畧初從葛榮反榮授基濟北王寧州刺史後葛榮破而基據城不下尒朱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為府從事中郎令率衆鎮磨川榮死紇豆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尒朱兆高祖平兆以基為都督除義寧太守基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相知及文帝據有關中高祖遣基與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文帝留基不遣基後逃歸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累遷南益

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興和四年冬為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紘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

顯傳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竒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世宗名為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紘冒刃捍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叚綾錦五十疋錢三萬并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天保初加寧遠將軍頗為顯祖所知待帝甞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為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寤

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為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斫輕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紘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曰楊遵彦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冐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乾明元年昭帝作相補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進爵義陽縣子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加驃騎大將軍

天統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遷散騎常侍武平初開府儀同三司紘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勁勇彊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寛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己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五年陳人寇淮南詔令羣臣共議禦捍封輔相請出討擊紘曰官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

秉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僞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人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於周使還即正未幾而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史臣曰張纂等並趨事霸朝申其功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蹕有古人風焉

贊曰纂亮曜起徐遠紘峻奉日高昇凌風遠振樹死拒

關終明信順

北齊書卷二十五

北齊書卷二十五考證

張纂傳高祖舉義山東劉延據山東拒守○臣荃按神武本紀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則此延是誕字之譌

北齊書卷二十五考證